

# 荆花馆日记

下册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# 荆花馆日记 (下册)

〔清〕王庆云 著

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

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译室

点校



创于1897  
The Commercial Press  
商务印书馆

二〇一五年·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荆花馆日记: 全2册 / (清)王庆云著;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译室点校. —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5

(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)

ISBN 978-7-100-11152-2

I. ①荆… II. ①王… ②中… III. ①笔记—中国—清代—选集 ②中国历史—史料—清代 IV. ①K249.0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5135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## 荆花馆日记

(全两册)

(清)王庆云 著

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译室 点校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1152-2

---

2015年4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16

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2 3/4

定价: 400.00 元

## 咸丰四年甲寅

正月

朔旦辛丑 寅正诣万寿宫行礼。赴东西〔四〕庙行礼，回途拜客。辰正旋署，同官咸集二堂行礼，此非庭参也。自州县以上无不答拜。

连日阅探报，独流有腊月十日之捷，逆势自必穷蹙。年前小除日返家，陈司马燮堃，原名洪猷，四川綦江人。过此，言贼守极固，虽胜帅亦能战而不能攻。濠堑三重，仅能逾其二。此说总以为疑，以云群帅不和无援，不能深入，容或有之。司马自言，归蜀劝捐练勇以济师。余谓将来由蜀江顺流下楚则可耳，若静海之师，岂有远待川勇之理。维扬虽云收复，实只空城。瓜州之窜，可虑之极。

初二日 诣西六庙及天后宫行礼。省垣有五岳庙，初抵任时未敢谒拜；既思有其举之莫敢废，出云降雨，万里之远，呼吸相通，虔诣固亦宜之。

前闻文大农言，西安八仙庙祷雨屡应，俗皆崇奉。到任时一诣，两日即有以铜像求售者，篆刻极精，乃悟举动不可少轻云。

得恒宜亭中丞、文静涵观察两书。河东商捐已有二百六十余万，可称济饷一巨款。河东既就池收税，则关中官运官销尤应参酌妥善。

得黄寿臣中丞书，极以甘饷为虑。此款岁需四百余万，各处协拨不前，岂陕省独力之所能支。

初三日 委员在署清理前后两案捐输。以名器而言，此为秕政；以民力而言，此犹善举。案牒留难，中外皆所不免，资人之力而无以酬之，将何示劝？此举所以似缓而实急也。开单以银数、捐册、执照、学额，分四纲办理。

昨泾阳龚令任臣来，谈陕西多用活串，数户共报一名，州县官不知粮

户为谁何。应令粘单铃串，以便钩稽。

初四日 与两司谈两时许。陕省属官多以违抗上司为能，【余谓】天下是非所在，固不可言莫予违，若号令不行，则百事皆废。陈弼夫出省防堵，欲带江开同去。张中丞劝以何苦多添一上司伺候，可发一噓。

定远盗案已招解，而罪名失实，与秋山再商。凡余所不安于心者，未尝不为人言之。第不知出自余者，条教号令皆合于人心与否。若肯往返匡救，以臻于是，岂不美耶。此毋患人不尽情，患吾心不虚耳。

昨阅部文，银库兑收地丁，已改银砵为铜砵，一弊去矣。

初五日 兴平李令述楚省贼情，适侯令寅海自荆州来，言荆襄安堵。李令言，吴制军、唐廉访带兵万余，顺流东下。黄州贼自黄州已下沿江安设营寨，以三数人入市镇索贖，无敢抗者，其目中久无官兵矣。甄翁此行，当有方略，不徒以饷匱速战也。

迎成都将军乐斌，号彦亭。于西关，即条陈吐鲁番棉花税者。闻念园有裁马之议，岁可省十二万余金。官斯土者，多以送迎为苦。余意借此以询四方之利病，顾不胜于兀坐衙斋耶。

前数日酿雪颇寒，肺为槽枘火所灼，咳嗽不得眠，是晚尤甚。

初六日 晨起，得快雪。明日立春，今日犹冬令也。

昨藩司言，兴安防兵领饷甚急。检原禀，此项汉中镇兵五百名，俟武昌解严归伍。今武昌已解严，而尚糜费未已，属令移檄撤归。

商州唐牧李杜言，今岁兴、商两处防堵，约二十万金，为之愕然。一隅如此，【设防如此】其余尚可问耶。自言商州无里下差徭，又言此为优缺，恐赔累后不得调剂，似太率易。葆如言，其语不可尽信。

晚，得弼夫书，言侦探兵丁以取回邻省书信为凭，自可得实。又言欲合陕、豫、楚三省兵力共守襄樊，岂非至计。襄樊居东南上游，为西北屏蔽，逐鹿者所必争，若狼豕奔突，彼未尝择地而蹈，吾又安从备之。谓襄樊固则陕、豫安，而西北胥安，恐不尽然。古方诘可治今病耶。

初七日 昨夜嗽颇稀，而晓起成哑钟矣。

已刻奉廷寄，庐州失守，舒督褫职回旗，其兵交和春管带，命筹饷十万济师。信致子龄，先委员，后筹款。复书言，十万殊不易易。舒督前截用河南饷五万，奏令由陕解还。今庐郡失，则中州急矣，能忍置之耶。

蒋申甫来，谈前西乡令田福谦有循绩。

初八日 两司来，延入燕坐，商一切公事。自辰正至未初，语未能罄，复条记授之。子龄欲做铜为锭以准银。余谓准银易易，须换钱与银相当，故不如大钱之简便。商皖饷先筹五万，作两次解十万，再先以两万还河南。舒云溪既弛担，所用军需自应归其委员造报，否则陕省增一流摊。后解之四万，当令径交和春行营，次日与藩司言之。臬司言，候令封锡蒲极耐劳苦；扶风钟泰才。

初九日 在燕坐接见同官。渭南两次捐输，皆有欠解，金令云因银贵。其言殆不可信，信属藩司严催。

河南郭令景儒，棣园胞弟持帖瞻书，守催舒云溪行营截留之款，再作书复之。与言河东商捐，若北省急需，此实棋局中一紧劫也。

连日与藩司议陕省度支，总以兵饷用钱为第一要著。盖秦贾多晋人，上年闻警之后多席卷而回。秦人之贾于外者，又以江汉不靖，屡失其资。银少则贵，其理固然。兵饷用钱，则可以钞票卖钱；民完官解，直以代银之用。民无银而有票，则输纳不至愆期；官无银而有票，即兵饷可供支发。此两便之道。

年前致文大农书及之，大意以本标兵饷无多，陕省各营多为提标所辖，必出自部议，重以上俞，将备无后言，斯兵丁无异议。否则多事之际，一有欢哗，不特坏事损威，而此后更无<sup>①</sup>转移之术。大农复书将至，延颈俟之。

初十日 接见同官。陕省出陈之政，颇属民病。近访知收放之际，有轻出重入者，且派之里甲。白观察言，系按粮科派。以筛颺之余，均分承领，远乡还粮，多系赍钱杂诸城市。官不能与民交手，中饱侵渔遂不可究诘。至有按数出易之外擅自增添者，尤属可鄙。此事虽不可久停，独不能暂辍乎？当徐与方伯议之。

林文忠公于二十七年抚陕，奏改出易为平糶，州县竟有饰词阻挠者，其檄文可印证也。

陕省连岁劝捐，各州县已捐未交、已交未报、已报未解者，恐所不免，非榜示无以属众目。近虽遴员在署清厘，仅能纸上求之。因与幕中

<sup>①</sup> 广陵本作“更无可”。

商作通谕，庶免轆轳迁延。

见甘肃所铸胆铜大钱，色铜，声铜，惟质粗近铁。此或镕铸不精之故。

十一日 读甘肃、新疆会筹兵制奏稿，并念园制军附奏裁减防兵，由口外募补片子十二月初七奏。请将陕西各提镇属应派防兵二千八百余名停其派往，以省远道供亿之烦。北路添派，南路裁减，共二千七百六十二名。此一款关中即岁省数万金，将来裁兵之饷尚在其外。

与申甫商暂辍出易一稔，以为尚属可行。

得恒中丞书，河东商捐可及三百万，则借征之策<sup>①</sup>可以借手数日。前成都裕制军复书，亦云办津贴而不办借征，不特此事不可行，亦断无一省独行之理。前与子临及申甫谈，万不得已亦只好酌办津贴。盖津贴在地丁之外，所谓浮收平余者，稍禁约之，即可杜绝；不似借征仍属地丁浮收，久为成例，官吏徇习未易挽回，闻者咸以为可。然则辍榷一事，或亦欲取先与之微权，今时尚早，姑为未雨之计耳。

十二日 钱令钧由云溪军营回，言其支销无节，有五百两马鞍一款。又云主出纳者，张同知召伟及佐杂二人。

是日，成都乐将军出城，未及往送。

读河东变通盐法奏稿。山陕行盐之地，改为官运官销，河东仍给额引，州县自觅妥人领运。天下事言之甚易，行之甚难，往往如此，安得一了事之人耶。

复陈弼夫书。

是日，雷震初同年至，【言】改借征为提早，外间颇无闲言。顾居此地分，顺耳者易得，逆耳者难闻，可勿惧乎！

十三日 接见同官。州县把持之风在所必禁。子临述宁羌张牧语，令人不平。滥派差徭者，尚敢肆口挟制耶。

商防堵团练各款，应令截清，先行造报。旋阅腊底邸抄，正与所见同。准驳分明，庶不致漫无限制。商常粮出易暂辍一年，子临拟除南北山，是也。

商陕省盐务，令各属将引额、店埠、缉私、卡座、盐样、盐价、盐秤呈报，乃有可酌议处。蒲城私在腹地，尤为难禁，当徐思所以处之。

<sup>①</sup> 广陵本作“借征之举”。

商调补各缺。余谓地方赢余，原所不禁，然必以此调剂贤员，或其人因公受累亦当恤之。倘但以累之一字便求调剂，安能供此辈挥霍耶。

差徭势不能尽禁，然诡寄既多，科派骤重，敲扑逃亡，遂不能免。此民间一大疾苦。欲苏息必从清诡寄始，清诡寄必先定优免之额。从此下手，庶有头绪。此时未暇兼及，当徐图之。

折弁旋，蒙赏福字，赍回报到任折，奉朱批：知道了。汝于外省情形尚不甚熟，事事总要虚心，处处皆要留心，积诚相感，数月后自可贯通。

沿途情形附片，奉朱批：览。

又复奏练勇民团夹片，奉朱批：知道了。

又新赋提早开征一折，奉朱批：依议。妥办。

缓贴誊黄附片，奉朱批：甚是。

此等重大之事，无可咨商，孟浪不得，畏葸不得，权衡理势之当。然耿耿此心，只可自喻，不谓乃蒙圣明许可。

得文大农回书，腊月京饷，钱钞尚可通行，而两月房租仅得银五万两，扰攘而无补于事，可胜浩叹。言兵饷搭钱，部中当设法推广，不禁踮望。

十四日 早起，致子临书。陕省办防以来，动款至数十万，但有支数而无销数。近部复宋光禄搏节军需，谕旨至为严切，稍一含混，将来便至追赔。屡为子临言之，尚未深省。因思此事必须截清年月，先行报销，事体艰巨，遂不觉其言之尽。滥支自有主者，然余不欲以利害无关置之不问，求事理之当然，与吾心之所安而已。

酌提生息本银，自应入告，至数目琐屑，何必渎闻。幕中照详起草，为剪裁十之七八。

梦庐拟谢恩赏福字奏稿，为易四语云：正合朝正，寅案嵩祝呼三；遥传捧日，庚邮箕畴赐五。似较流贯，骈偶结习未忘，窃自笑也。

即以与子临书意叙一奏稿，姑留与同官商之。

十五日 接见同官。子临言，换仓实属累民，极赞暂辍一年为善举，并言南北山不妨一律通行。同舟而得同心，吾事济矣。官事仍须一札。

嗽近一旬，多服清润之剂，胃脘渐见停积。是日服神耑山查，转觉爽然，向后须却药矣。

陕西团练、防堵、过兵诸费，动款数十万，得旨令各省勒限一月，将款目章程先行奏报。余意各项经费总以奏销为凭，所以先令将款目章程先行奏报者，原恐各处防剿方殷，未遑造报耳。第陕省防堵，现在仅潼、商两处，余已撤防。团练早已分别裁留，以节糜费。且近来征调甚稀，间有归伍病兵时需资送而已。莫若趁此无事之时，裁清年月，径行造册，分款报销。如是则不必别立章程，即以奉部复准为章程；不必虚立款目，即以随时应用为款目，可省虚悬轳轳诸弊。本拟即行入奏，顾例价等项实有不敷。矫枉过正，亦恐窒碍。姑先以部文付两司议之，若侵渔过甚，则断不能附和也。

十六日 拟暂辍换仓一年札稿。

照得出陈易新，原为慎重仓储之善政，第必体察岁收之丰歉、谷价之高下与民间盖藏之充绌，而后有益于官廩而无拂乎民情。上年钦奉上谕，令将各省常平仓粮酌量售变，以济军饷等因。钦此。经前部院通行各属办理。随据各厅、州、县将陕省连岁丰收，市价平减，出粟不敷例价，且市集尚有余粟，仓藏陈谷断难出售等情，先后稟复前来。又据各厅、州、县稟请，以届限谷麦等项，应照例出陈易新，向例新陈出易，小麦定以三年，稻谷六年，粟谷十年，存七粟三；查明有田之户，均匀散放，秋后征收还仓。以免久储红朽等情，历经批司核议在案。本部院查出粟与出易两事，实只一理。如民间青黄不接，粮缺价昂，则出粟正可以平市价、济民食。如连岁丰穰，市粮疲滞，农民间售谷无路，正赋完纳不前，若更出此数十万之陈储，不免谷贱伤农之患。关中土厚水深，与南方卑湿者不同，现在冬春之交，雪泽未甚缺少，粮价仍属中平。应否通飭各州县暂停出易一年，以纾民力；并令加谨收储，毋令浥损，致干参赔；其南北山与平原各郡县应否一律办理，统俟明年再行出易之处，仰该司速议详复，以便飭遵。本部院专俟叙折入陈，幸勿稍延。切切。

候诗龄中丞并两司。与子临商新赋必须催解，以应京饷。子临拟勒限二月初五以前赶解十分之二。余思公牒一行，恐银价骤长，不如密札通谕。优缺赋额必多，若泄沓从事，更不能使久处膏腴。

十七日 米脂周令委提河东样盐，与谈移晷。河东更章抽税，陕省

有考成而无事权。最难是池价不平，恐有居奇之弊。分场责运，有余乃许通融，是不易办法。因以《盐池图》并盐务三篇付之。

寄文大农书，再陈兵饷用钱为救时良药。钱有去路，则钞可转输。少用一分银，多平一分价。正供易纳而本省之放款减少，然后有以应京外之需，否则坐困而已。

十八日 晨起，拜发折四件、片四件。请安折每次皆在诸折之前。

谢恩赏福字折。二月初一日奉朱批：知道了。十二日回。

请提岳庙生息本银二十万折。同日奉朱批：知道了。

附筹解和春军营兵饷前后七万两片。同上。

又请旨飭催长安令赵光播回任附片。

上年钱粮分数折。腊月解七万余两，计完九分七毫零。同上，奉朱批：知道了。

月报雪泽麦苗折例附粮价清单盐银片。奉批：户部知道。

出城，送张中丞行。

昨得念园制军立春日书，言吏治非疲即滑，求一实心任事者，颇难其人。又言关中吏治民风，较它省犹易整顿。民风本淳，患吏治闾茸尔。

十九日 卯刻开印如仪。

致易念园书，略言：陕省办理命盗各案，多不愜心。贵当盗案重于避考成，而轻于惩凶暴。命案不近情理者居多。询之同官，则诿之幕无好手。殊不知世俗所谓好手者，不过善于改供就律，以不干部诘为能，其于真情去之愈远。我兄精熟名法，望随事提撕。

致恒宜亭书，言河东更章，最是池价难定，倘坐商居奇，则官民受累。必须得一公允办法，使官可疏销，民不食贵。隐隐有一办法在，未便明言尔。【文静函之张皇，亦略及之。】

二十日 防堵、团练诸费，与子临商截清年月报销，原属正办，乃局员意在将就了事，且云：奏销查难定期。此岂可听。惟外销一层，仍不能不善处耳。

与两司商孝义、宝鸡、凤翔等缺。李敦直未补缺而先辞瘠地，有使之者；姚洽充徒宝鸡，旋为邑令，其人自不引避，而忽主忽奴，何以镇抚。偶有物色之人而有赞之者，须防其逢迎我意舒。然取友必端，亦无须

蓄疑也。

雷震初同年来，谈朝邑差徭，向例轮值偏枯，且云此事不宜急办。询陈仅则挂名人役免差，此风尚所在多有。受病深，下药不得过峻耳。

二十一日 潘令清向有能名，只结实便好。

与子临商咸邑事，不料其发之太骤，且传语互异，似操之过蹙。某人以为言。自念是非可否，不能作违心之谈，若明知其不可，而虚与委蛇，是诈谖也。顾凡事须加详审，轻喜易怒，便流为浅率；不留余地，受者难以为情。到任折奉批：时时皆要留心，事事总要虚心。当奉为座铭。文大农来书：“安心勿亟，次第经理”之语，诚知我之深而对病发药也。古人以缓字与清、慎、勤并重，有以哉。

劝办民团，应有剴切告示，公事全集，属思不就。藩署友叶公，文笔条达，托为起草，略与润色数处。

银价日昂，钞票可当投壶之马，与蒋、何两太守议之。余拟即自本署养廉始，所惜兵饷未能通行，杂款之发无多。然发放少则流行易，以此小试其端，公私相信，斯不胥而走矣。

二十二日 出城接承侍郎。芳，行三。

奉到年前二十七日所发回折。

筹解部饷十万。奉朱批：知道了。户部知道。

垫解官捐片。奉朱批：另有旨。

候吴方伯谈。

二十三日 子临谈停放仓谷，采之众论，大便于民，无损<sup>①</sup>于官。南北山亦应一律办理，当俟议详发示。此一事或可告林文忠之英灵。盖丁未办赈，曾受属吏阻挠，檄文可复观也。

接见同官。秋山言，需次牧令中无人可用。连日延访，殊大不然。至其分量所至，非试之事不能知，仅于应对进退间求之，未矣。

与同官商省垣团练应分回、汉与否，颇难定议，分则恐其不能同心，不分又恐有连鸡之弊。

又收铜铸大钱，行银票，余意当从官钱局为始，视本日市价以票卖钱，视银减二百；以钱买票，视银减一百，局中与民间皆有百钱之利，

① 广陵本作“无大损”。

其交官径当现银，解司亦然。殆非本署出示不可。

二十四日 候承润亭侍郎芳，谈刑名事。以为近时用法太宽，军事少定，当达上之。盖法本平，用之者日以宽为市，积至纵恶长奸，恬不为怪，乱萌肇矣。刻核非国家之福，去末流之失，以求立法之本意，庶乎其可。刑司尚宽，则外省自顾考成，惟恐失入。侍郎言，“凶暴之案，用情形近故，是以入实”二语，则部驳不得。

赴藩署盘库，见定官石。相传官清则钉之入石。石形盘薄，钉痕甚多，遍体作圆纹，殆陨星也。盘库体制颇重，藩司本外台，而督抚本钦使也。

商盐务，未得妥办之法。必得一巨款，总运而贮之一所，听各属转搬〔盘〕，则地段短而稽查易。然非数十万金不办。

二十五日 接见同官。

行银票仍以定价每两二千为简易。今银价已二千四五百，领票于库者，得旧时之银价，虽损而不得谓之损。旧时在二千以内。局中出纳格外取数十钱，而得票者径当银交官，可以九敌十之用，不必损上益下，而益无疆矣。

胡恕堂廉访迎折至此。久耳盛名，乃得一晤。谈川北民团已有成效，又欲练州县亲兵。其法简而密，取人必择有坟庐亲属，以系其心。招募之始，人给钱二千，而编之籍；以后入操之期，人日百钱；余时仍自食其力，使无妄费而期于可久。

修堡寨纳民其中，禁不得他徙，则民志定，安得良有司尽如是耶。取人必附郭，各以其方有警，则徙其家属入城，使有固志，皆是办理密处。州县无亲兵而责以死守，至虽死而不能守，于疆事曾何益乎。

二十六日 连日接见需次各员，明晰尚多，其能否实心实力，则非面谈之所能悉。至有甲班，自命看书，问之，则以《三国演义》对。何耳目之陋至于如此。满面村伧。

探报言，初八日贼由独流、静海窜河间县之舒城村，大城、文安均未被扰。又云，长毛贼赤脚行冰雪中，腿皆冻肿。人力一无可恃，有吁天诛而已。

莅任四旬，仅有一二事就绪，余则下手未敢太猛。或其事本不能课

期旬日，急遽为之。则诸务坌集，寸心不能兼营，未久遂倦而坐废。计不如次第措施，勿忘勿助，即使三日治一事，而一月已了十事，所谓月计有余也。共济、自为，当分两单。

子秘方伯言，李祝龄、顾淳庆、白本初、孔宪璜，又清涧李定南。

二十七日 思得“忍乃有济，信而后劳”二语，可为座右铭。

候胡恕堂廉访，出奏稿三条，如州县亲兵，乃救时之急务；停外藩岁贡，其说未畅；欲罢西口换防大臣，乃决不能行之事。遇正人，自当尽言勿隐。

作文大农书，陕省接济皖饷，相距三十余程，而汴梁适中之地，正可截卸转输。一则消息真切，道路不至差池；一则军营旦夕异形，固河南即所以安山、陕。第事属创举，属为决之。

胡廉访言，咸阳马、兴平倪询川省条粮津贴事，其章程归乡绅征收。余固疑之，询为仍是地方管理。又言此次办理，恐不如徐梅翁时廉则有威信矣。畸零小户，所言尚未晓畅，当更询之。

二十八日 晨起，拜发折三件。于二月十二日递，十五日领出，二十六日回。

陕省仓谷暂停出易一年折一件。奉批：著照所奏行。该部知道。

前长沙府雷成朴加倍捐复折一件。奉批：另有旨。

大理少卿周鸣銮出缺折一件。奉批：知道了。

与中军商阅看标勇及阅城。

出城，送承润亭侍郎入都。商兵饷搭钱，甘肃已有成案，闻舒将军亦以为然。

邀胡恕堂廉访及子临、申甫小集，子临留谈至漏二下。陕省亏空自近年始，余谓吾辈两三年休息，或能一洗积习，惟首府斡旋大不易耳。

二十九日 醴泉劝捐一万有奇，先则匿不具报，今复以民生艰苦为词。自处于留心抚字，谁其信之。幕中批语颇鹗达。榆林令舒钧有循声而古貌，颇不为廉访所喜。皮相岂可得人耶。近晤某范巍科貌极平和，而贪诈有声，加以暴戾，可云咄咄怪事。

昨与雷震初谈秦中利病，约举数端，附记于此：

一缉匪类。本地土匪、外来游匪，均足扰民，著各团长副稽察擒捕，

并立赏罚。有赏则人乐为用，有罚则不忧报复。

—丰年不可常恃，应劝各乡积谷。申甫谓当归入社仓，否则愚而无薄。

—修堡寨。华阴已办。

—崇节俭。秦俗本淳，近亦学为侈靡，如迎神赛会、演戏累尽夜不休。阴寿近于愚孝，尚不大悖。

二月

朔日庚午 谒文庙。接见同官。

恕堂观察来别，言川、陕、晋三省须留元气，不宜提用太空，并云川库现有九十余万，外省存储动用已罄。前尚思以驿站有余弥补，顾今日情景不同，实外库而不顾部库，有是理乎？留本省后季之饷，而不顾出征待支之饷，有是理乎？敢谓人言不足恤，亦权乎缓急而已。商请暂停四川及西藏土司年班。此辈原非真正土司头人，不过边地商贾，借驿站以运货物、免税课而已，民力其何以堪。余谓此事本以示怀柔控驭之方。自逆贼肆扰，道路半多梗阻。今平阳、洪洞等处焚毁情形，道路惨目，岂可使远夷见之。此更于国体有关，第由蜀奏陈为便。恕堂言，恐裕制军迟疑，当熟虑以出之。恕堂拟有奏底。

得文大农书。部中责望之深，无以副之，惟有再与子临极力筹措而已。见户部奏令各省兵饷搭放大钱奏稿，大农诚不负所请。若全数折钱，或当照现银市价，倘只搭二三成，自以每两折钱两串为是。亦缘大钱于奇零不便，而远近营分市价不能划一，非徒向操戈者争利也。

初二日 出西城，祭太白庙、刘猛将军庙、火神庙。

是日，课关中书院。

昨有信致子临，谓省垣收铜，涸可立待。今日复商此，而泸州采买之说，尚属游移，恐泸铜短耳。然京运不通，各路采买道途亦梗。泸州无铜，径须抵滇采办，岂可以南山之役望梅止渴耶。各省买运泸铜，非如陕西省有汉水可通。次日仍促之。

以搭钱两办法并泸、滇采铜信致子临商之。

初三日 祭文昌庙，又出南城祭终南庙。

与子临商当帑径须收钱。至兵饷搭放之二成，以每两二串定价折给，其余八成给以银票，按市价换钱。钱钞并用，庶银项可以腾挪。一奉文

即当具奏。惟营地远者，尚须审量耳。是日文到即办。

昨城外赛神，俗谓之社火。拥挤互相践踏，首县查复，死者至九人之多。

初四日 阅看标勇。城营裁后，仅余百人，抬炮十尊，每三出中十六炮，已及五成以上。鸟枪二十五杆，亦三出中六十四枪，更不止八成。三营五百人，抬炮十尊，仅中八炮；枪三百杆，中四百十余枪，扯算不及五成。贵精不贵多，信然。至刀矛杂技，有同儿戏，殊属无益。合操速战，不过讲武壮观而已。

旋署，已上灯矣。

初五日 与同官商搭钱，兵饷二成，杂款五成，每两折钱二串，径以官局钱票给之。户部钱钞未到之故。部议原拟银票亦准搭放，折支二千。第银票既许当现银交官，而银价日昂，得票者必以输官抵赋，而不肯至局易钱。是大钱仍无出路，何以流通。子临欲于放银成数之内搭放，部颁银票交官，入市悉照现银。如此目前办法颇见简易，而余总以将来银价益贵，催科益难，不如就目下市价定为银票之直，到底有所限制。乃司事者以为不便，同官又多同子临议，岂敢固执强众人以所不乐从。姑令定章，随时察看。天下事不必是皆在我也。

部议铸大钱，当十者四钱四分，当五十者一两二钱，当百者一两四钱，均铜七铅三；当五百者一两八钱，当千者二两，乃用纯铜。千与五百，部中亦明知不可行，特以贵人倡议，虚与委蛇。余谓五十与百直差以倍，而相重只二钱。虽文有重宝、元宝之分，而入串颇难区别。拟当百者径用红铜，质既稍殊，色复大异，则人贵之矣。此议众颇僉同。

得恒宜亭书，言探报贼匪步队全歼，马队则窜往西南。

初六日 祭西岳庙及城隍庙。

与同官谈移晷。

阅书院卷，题为蒙卦大象。通卦义者尚有二十余人，怀挟束之高阁矣。

晚，得河南英中丞书。探报六安绅耆迎贼，恐有讹传。又闻吴甄翁于黄州失利，令人愤懑。至所闻静海窜出逆匪，自卯至酉行七时之久，又云长约二十余里，其言即自相矛盾。即使逸贼首尾有二十余里之长，不过行一两时便毕，何能竟日耶。近日探报荒唐往往如此。

初七日 晨起，揲蓍占关中疆事，得“火天大有”。其卦固吉，而积中不败，所当自勉。易而无备，所当深戒。

昨得楚皖消息，心为怦怦。作桂镜泉军门、陈弼夫观察信两缄，兼及潼关阎王阁，令派人往查。咸阳廩生黄云瑞投禀献策，询潼关之阎王阁有奸匪绕道偷越。

致翁惠农信，由弼夫转寄，离索之感深矣。

搭钱之议，累日不能决。检出易制军奏奉部准成案。武职廉俸五成，兵饷三成。亟致子临令定义，勿游移矣。慎重固好，过则游移，亦足害事。

初八日丁丑 祭文庙，寅正将事，望燎台启明矣。更衣所与同官谈搭钱一事。陕甘事同一律，不可两歧。近日银少而昂，留银票以售民之交官者，得钱搭放，一举而两善备矣。若钱外搭票，官领官交，一出一入，虽无损亦何益。若照部议，银票每两准钱二千，若不抵银，与钱钞何异。抵银则民无领款，票归官吏，于民困仍无补也。

元年冬，部议令将各省之兵裁复原额，近甘肃奏停陕省换防之兵二千八百余名，连往返在途中者有五千余悬缺，思从此下手。然目前尚议募勇，何暇裁兵。营中有请挑补者，前议不得不俟诸异日矣。时事已棘，不特开源难，节流亦不易。旋又检出去秋易制军来咨，兵缺暂停募补，此间已由防堵局移行各镇协暨本标照办矣。尚当熟思。

初九日 出东关，祭社稷坛。是日戊寅。

寄张诗舲中丞书。小房二百金，暂存恒中丞处。

寄恒中丞书一段：来示贼势如及豫疆，合调秦晋之兵于陕州，扼要会守，此不易之至计也。陕州固则不能犯河北，函谷固则不能犯潼关。即两省之兵未能多调，而添募灵、閤一带之民，使自为守。外户谨严，即边鄙自固，故曰至计。两日访之省垣同官，均谓确不可易。唯桂军门奉命驻守潼关，大有尺寸不可动移之势。彼以为保护关中，殊不思守潼关，则间道多可绕越。如远望沟之类。即扼函谷，而卢氏犹可翻山。卢氏出虢州镇到潼，不由函谷。终不如陕州之得力。晋省营制，事权归一，可以悉听指麾。此间控制可否，久在鉴中，若非早取上旨，断难听我调度。今唇齿相依，即是同舟共济，能为一画策否？若肯提挈，即以函商上闻可也云云。

潼关孙丞至，询知无阎王阁，乃远望沟耳。

初十日 接见同官。自正月初六得雪后久晴，本拟俟社稷坛次日祷雨，同官请俟庚日。社坛将事后，阴而大风，为之怅怅。其夜微雨，今日又自晨达夕。好在霖霖纾徐，阴浓土润，真喜雨也。

榆林何守劝民捐输团练，不从者予以敲扑，众遂哄堂。榆林令舒钧未回城。有何迫不及待，即团练何不稟闻，其事已不可解。况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比乐输耶！与子临商摘印调省。

子临以搭放银钱票议稿来商，与部中及甘肃章程互有异同。度支为藩司专政，本当委任责成，况所议周妥耶。

十一日 复黄寿臣中丞书。别抄。附寄雪轩太守书。

是日微雨竟日。

十二日 微雪与细雨交下。

榆林之事必须查办，而司道意皆不欲，但以办理未能妥善请撤。不特咫尺不违，如有先发者，将如之何。且微闻去岁怀远亦官召衅，事事徇隐，则益有所恃而肆无忌惮。官不可恕而愚民可恕，此中要有分寸耳。

正月十八折弁旋，均批：知道了。赵光摺折片，奉批：著该部速饬行查，若该员抵省太迟，著王庆云即行参奏。

十三日 晴而未霁，春阴最能养物。

闻吴甄甫制军正月十五之败退回麻城。涤生持练勇八千，越三日到武汉，声威甚壮，恨甄翁不少待耳。

申甫来，谈与商楚望运粮事，意在捐办。河卫相距不过三百里，此处陆运颇难，然难处却在抵通交纳。豺狼当道，致成畏途，可为太息。

十四日 昨晚，得念园回书。附一单，谨藏。

延榆龚观察来辞。典守所在，固宜早归。

十五日 祭五岳庙。名山非在其地，事恐矫举，当徐思之。

又祭龙神庙。先是庙中供四海龙王牌位四，余语申甫，唐时黑龙饮渭水，而秦地自有八川，何为远及四海。是日已换八水龙神牌各一：渭、泾、灞、浐、沔、漓、濠、汾。闻秦中绵密春雨，一连三日，为向来所无，岂其应耶。初旬以来，议设坛未果，而申甫已祈祷数日。祀事明而灵贶昭，殆非无因。